

蓝海文诗歌鉴赏三则

/ 上海_杨剑龙

蓝海文，1942年出生，本名蓝田，广东大埔县湖寮人，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、香港诗人协会会长，已出版《蓝海文抒情诗》《我是风》《中华史诗》《寓言诗一百首》《第一季》《铜壶》《惊蛰》《昨夜不是梦》《花季》等诗集。蓝海文强调诗歌创作要“珍惜传统，回归传统”，倡导诗歌创作的“新古典主义”。蓝海文的诗歌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色彩，他注重诗歌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内涵，在对中华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讴歌中，呈现出深邃而灵动的诗风。蓝海文的诗歌常常从物象中透视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，表达其对于历史、社会、人生的深刻思考。

《神像》：对于造神运动的深刻反思

渐渐地渐渐地 / 腹内败絮狼藉满地 / 一尊神祇 / 成为过去

谁经得起 / 时间的考验? / 当乌云密集 / 潮水暴起 / 所谓伟大 / 遂萎缩成 / 一堆烂泥

1988年4月6日造诗楼

宗教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，无论是基督还是释迦牟尼，都成为基督徒、佛教徒崇拜的救主，人们在宗教的信仰中得到心灵的拯救。在现代生活中，却常常出现一种造神运动，抬轿子的、吹喇叭的，为着自己的私利，却常常将权欲熏心的权势者供上神龛。现代造神运动在权势者洋洋得意时，却将社会上诸多事情颠倒黑白，而被供上神龛的神像也就成为了一座不值一提的泥菩萨、木乃伊。阅读蓝先生的《神像》，我就有着这样的感受，诗歌是对于现代造神运动的深刻反思。

诗人将深刻的哲理蕴蓄在意象的生动勾画中，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对比手法，以伟大与萎缩的巨大反差，含蓄地道出诗人对于造神运动的反思。诗歌劈面就将神像败絮的实质展示给读者：“渐渐地渐渐地 / 腹内败絮狼藉满地。”时间是最好的注脚，任何表象都经受不住时间的打磨，曾经高高在上金碧辉煌的神像，在岁月的打磨中已经不再辉煌，却露出了腹中的败絮，且弄得狼藉满地，令人厌恶、使人讨厌。虽然，它曾经有过显赫的岁月，但是“一尊神祇 / 成为过去”，辉煌总不可能天久地长，岁月总被风吹雨打去。金碧辉煌的过去与败絮狼藉的现在，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，令人惊诧、发人深省。

接着，诗人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设问：“谁经得起/时间的考验？”我们说友情可以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，爱情可以“山盟海誓，海枯石烂不变心”，但人世间却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也没有永久的辉煌，更何况是人们堆砌出、臆造出的神像。基督告诫人们：天堂的门很窄，像针眼那么大，财产是带不进去的。释迦牟尼告诫人们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浩渺宇宙，人显得多么渺小；时空无垠，生命只是流星瞬间掠过。在时间的潮汐前，一切都会露出其真相；在岁月的沙漏下，一切都会磨出其本色。

诗人以生动的笔触描画出神像萎缩成烂泥的情景：“当乌云密集/潮水暴起/所谓伟大/遂萎缩成/一堆烂泥。”语言的凝练、场面的生动、对比的强烈、哲理的深刻，都让读者在尺幅之间，见浩渺世界；在片言只语之中，获深邃启迪。诗人以寥寥数语，勾勒乌云密集、潮水暴起的景象，令人想象乌云翻滚、浊浪滔天的场景，为神像的萎缩成泥作了铺垫。诗人又将抽象与具象融为一体，以“所谓伟大/遂萎缩成/一堆烂泥”的诗句，道出了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，使人联想起这样的诗句：“给人民做牛马的/人民永远记住他！/把名字刻入石头的/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；/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/到处是青春的野草。”中国社会历代的造神运动都过去了，神像都早已萎缩成了烂泥，期望新的造神运动不再发生。

《礁石》：大海塑造出的坚定性格

浪/碎在脚下/左左右右/前前后后/给我
艺术打磨

而我屹立宇宙/看鲸鱼出没/桅樯倾倒/一
代一代鸥鸟/飞跃而过

水乃圣人/旋作磨石/磨去多少岁月

没有智巧/没有毁誉/不遭忌恨

而我何时/作了坐标/若再选择，吾化/大
鳖/去也

1988年10月11日造诗楼

礁石伫立在大海中或许已经千年，平平常常司空见惯；礁石屹立在蓝天下或许已经万载，搏击风浪千锤百炼。礁石成为诸多诗人笔下所吟咏的事物，没有

大海就没有礁石的性格，人们在畏惧汹涌大海的无边威力之时，往往对于伫立于海浪中的礁石肃然起敬、顶礼膜拜。蓝海文先生的诗作《礁石》以拟人化的手法，生动地勾勒出了大海塑造出的坚定性格。

诗歌开篇就以海浪与礁石的关系展开描述：“浪/碎在脚下/左左右右/前前后后/给我艺术打磨。”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礁石的叙述，将海浪撞碎在礁石的脚下的情景细致地描出，礁石始终在海浪的包围之中，“左左右右/前前后后”，勾画出海浪在礁石四周奔涌撞击的情景，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大海礁石图。诗人突出了海浪与礁石的亲和关系，并将礁石视为大自然雕就的艺术杰作，海浪“给我艺术打磨”，千万年来，拍打礁石的海浪已经成为技艺高超的雕刻匠，雕就了礁石这样一件伫立于海浪中的艺术作品。

诗歌不仅展现出空间的辽阔，更在意于时间的亘远，礁石已经成为历史的见证：“而我屹立宇宙/看鲸鱼出没/桅樯倾倒/一代一代鸥鸟/飞跃而过。”屹立于宇宙间的礁石不仅俯瞰浪碎在脚下，也见过在大海这个巨大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：鲸鱼出没，为海中庞大的生物而惊叹；桅樯倾倒，为人间悲惨的遭际而叹惋；悲悲喜喜，生生死死，岁月更迭，日出日落，生命总是一代一代地延续，“一代一代鸥鸟/飞跃而过”。诗歌在对礁石近处海浪的描画与远处海景的描绘中，在展现礁石与大海的亲关系的同时，努力勾勒出礁石的独特性格。

诗人勾画吟咏礁石，也礼赞塑造礁石性格的海水：“水乃圣人/旋作磨石/磨去多少岁月。”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；日久天长，水滴石穿。诗人将塑造了礁石的海水赞为“圣人”，它如磨石一般磨去了多少岁月，也造就了礁石的性格。“没有智巧/没有毁誉/不遭忌恨”，独自屹立于大海中的礁石，显得愚拙静默，不与世人争名夺利，不和众生争风吃醋，因此它也就“没有毁誉/不遭忌恨”，只是默默地伫立在海浪的簇拥中，大海造就了礁石的坚定性格。

默默无闻的礁石，并非一无是处，在尾声中，诗人仍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突出了礁石性格的另外一面：“而我何时/作了坐标/若再选择，吾化/大鳖/去也。”伫立在海浪中千年万载的礁石，不知何时

作了坐标，成为人们判断航路的标志。伫立在海浪中千年万载的礁石，也向往着改变命运：“若再选择，吾化 / 大鳖 / 去也。”它向往着不再这般伫立在海浪之中，如果还有一次选择的话，它愿意化作一只大鳖，离开其伫立了千年万载的地方，在大海中自由自在地遨游。

诗歌《礁石》以拟人化的手法，在空间与时间的观照中，塑造出了礁石坚定执著、默默无闻的独特性格，使诗歌在平实的诗句中耐人咀嚼、令人回味，具有深邃的意境。

《蚂蚁琥珀》：面对被凝固的时间

时间被凝固在 / 一滴泪里 / 你便茫然站成 /
一匹石马

等得千代 / 花飞烟灭 / 而你依然 / 站立如初
而今，何以竟又 / 站在我的掌中 / 向我释出
/ 千载嫣然的 / 一笑

1991年9月29日

人们常常感慨宇宙浩渺、时光无垠，常常慨叹生命短促、人生无常。大自然则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时间凝固，琥珀就是一种，在一瞬间的凝固就成为了永久。蓝海文的《蚂蚁琥珀》通过对于这样一颗蚂蚁琥珀的描绘，写出诗人面对被凝固的时间时的思考。

诗人先描绘其面对蚂蚁琥珀时的感觉：“时间被凝固在 / 一滴泪里 / 你便茫然站成 / 一匹石马。”面对这颗琥珀，诗人首先感觉到的是时间的被凝固，一只正爬行着的蚂蚁被偶然滴落下的一滴松脂凝固，时间也就被凝固在这样一滴松脂里，被凝固的蚂蚁茫然不知所措，在挣扎中这般站立，它的姿态便犹如一匹伫立着的石马。琥珀的形成经过了多少岁月？这只被凝固了的蚂蚁站立了多少年代？诗人生动地描绘琥珀的形成过程：“等得千代 / 花飞烟灭 / 而你依然 / 站立如初。”岁月更迭，时光流逝，无论辉煌，无论落魄，一切都随着时光的逝去而消失，唯有这只被凝固了的小蚂蚁，却依然如一匹石马般地站立，一滴松脂凝固了这只蚂蚁，也就凝固了这一瞬间，这一瞬间也就成为了一段被凝固的历史。诗人面对这一颗蚂

蚁琥珀，思接千载，浮想联翩，思考生命，思考历史。在思绪天马行空般驰骋后，诗人又仔细端详眼前的蚂蚁琥珀：“而今，何以竟又 / 站在我的掌中 / 向我释出 / 千载嫣然的 / 一笑。”蓝海文先生将这尾句称为“兴结之象”，他将兴结之象视为“置于诗的后面，仍以渲染气氛，烘托环境，给人余犹未尽、余味无穷的感觉”（蓝海文：《新古典主义诗学》，天马图书公司2002年版，第165页）。诗人似乎感觉到手掌中的这只蚂蚁释出千载嫣然的一笑，这嫣然的一笑已经笑了千载，这一笑却蕴涵着丰富而沉重的内涵。

蓝海文的《蚂蚁琥珀》以诗人面对一颗琥珀时的想象和感觉，写出了诗人对被凝固的时间的思索，在对于这只被凝固了的蚂蚁的勾画中，寄寓了诗人对于渺小与伟大、瞬间与永恒等的深入思考。☐

作者：杨剑龙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，香港

中文大学客座教授。

编辑：孙明亮 mzsulu@126.com